

晉 冀 魯 豫 邊 區
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一

天水嶺群眾翻身記

朱 襄 等 著



華北新華書店發行



區邊豫魯冀晉
一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記身翻衆羣嶺水天

著等裏 朱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

天水嶺羣衆翻身記

晉冀魯豫邊區
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一

著者：

朱 襄 等

編輯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

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

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

建立交換關係啓事

敬啟者：我們因設備不週，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。爲此，謹向各兄弟區報社、書店、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，徵求各種書報雜誌。如蒙惠贈，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，等量奉酬；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，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。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目錄

圈套·····	朱襄（一）
阮章競（二四）	

天水嶺羣衆翻身記

朱 裏

天水嶺位於晉城城南有名的天井關的左側，全村一百三十三戶。其中有七戶地主組成一個剝削集團——「同泰會」，它以放糧債爲專業，春放秋收，利息是一加三，荒年是一加五。到期交不齊糧的，同泰會即可自由的沒收債戶的土地、房屋。而且定有特別的「法律」：債戶無權處理自己的任何財產，也無向外逃荒的自由，一切都要聽同泰會的處理。這樣，在近幾年的災荒中，同泰會的土地

便增加了幾倍，而在沒收農民土地、房屋及其他敲詐中，一共逼死了八十五條人命。

去冬晉城羣衆運動普遍開展，天水嶺在某同志領導下，也捲入了這個運動。至今年一月，據說：奸霸也鬥倒了，租息也減過了，羣衆已經翻身了，打算就要轉入生產。領導同志當然也相當滿意。今年三月，區上陳華同志到天水嶺檢查工作。在他同村幹部和羣衆的閒扯中，有人說：「一冬天退回二斗糧食，還不如担山（担挑運輸）！」「沒有出了冤氣，倒加了一口氣！」陳華同志問：「你們爲什麼不提意見？」羣衆冷笑的說：「看了『玉匣記』（談鬼書），不敢放個屁。」

原來某同志在領導天水嶺羣運時，雖進行了幾次反奸霸鬥爭，也清算了個別的債務，收到一些成績。但他事無大小必須經過自己，他深怕羣衆過火，曾公開宣佈：「誰打人就鬥爭誰！」他死扣

法令字眼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，清債只准退「明白」。因之，群眾向他提租息問題，他說是「小事」；羣衆因解決不了問題，開會時「不哼氣」，他便認爲統統是「落後份子」。

租息問題既然是「小事」而擱置不理，基本群眾又是「落後份子」，羣衆與幹部的關係便一天天的疏遠，中間好像隔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。同泰會這塊大「石板」當然仍緊緊的壓在羣衆身上。

陳華同志了解了這些情況，便斷定天水嶺的羣衆運動，只是「從皮上過了一下」。因爲這種現象並不是個別的，便決定召開六個村的積極份子會議，並特別強調的提出：各村一定要來幾個「不哼氣」的人，參加大會。

三月九日在晉廟舖召開的積極份子會議上，各村都來了一些「不哼氣」的人，天水嶺的農會主席毛根和三個積極份子也來參加大會。

領導上首先提出：反奸反惡霸後算不算翻身？這時絕大多數人都認爲已經翻身，他們說：「以前壓迫咱的漢奸惡霸都被鬥倒了，還能說沒翻身？」有些人則默不作聲，局面相當僵持。在這業已翻身的論調佔絕對優勢情況下。小五忽然提出了相反的意見，認爲身還沒有翻起來。領導同志馬上誘導他發揮他的意見，他說：「過去咱有六畝地，被惡霸佔去了四畝，不够種，又租了人家三畝；反惡霸後，四畝地退回來了，可是所有的地打下的糧食，像去年年成，只够交租。這不是揭新賬還舊賬窟窿還在，拆東牆補西牆仍舊窟窿，這能叫翻身？」

「窟窿還在」，這一針對現實的警語，使大家「枕磚頭、晾身體、彎火睡」（因沒被子，曲躺到火爐上睡）的淒慘情景，頓時呈現在眼前。於是大家紛紛舉出了相同的事例，證明從惡霸那裏收回的東西，又都要轉交給地主，自己並落不下什麼，枕磚頭的仍舊得

枕磚頭，「彎火睡」的仍舊得「彎火睡」，於是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結論：

「還沒翻身！」

「爲什麼還沒翻身，窟窿爲什麼還在呢？」領導上又提出了新的問題，大家的思路又向前引伸了一步：「窮根究竟在那裏呢？」

有的說：「怨命不好？」

有的說：「墳上白草也不長，怨祖先沒埋到好地方。」

有的說：「怨祖先德性不高。」

幾千年來傳統思想的遺毒，又將羣衆思路堵塞住了；然而羣衆也有現實的經驗，這些經驗在舊社會裏頂多只能作爲街談巷議的資料，但在解放區，它却變成思想陣地上衝鋒陷陣的力量了。飽有經驗的農民們就開口了：「閻魯的爺，留給閻魯兄弟倆每人三十畝地，老大有積蓄，會放賬，錢滾錢，發了財；老二的地都被老大滾去

「弄得他只好『跑關爺嶺』（跑齊源），這事大家都知道，他們同一個父母，同一個祖墳，同一所住院，爲什麼窮的窮，富的富？你說是祖德，是風水？」

這個活生生的事實，又給大家閉塞的思路打開了一個缺口，於是大家七嘴八舌舉例子、拿證據，說理由、最後又肯定得出了一致的結論：

「人窮不是命不好，不是風水不好，是被剝削窮的！」

窮根找出後，又轉到找富根，有人提出：亨泰公（大地主）二少爺的狐皮袍子是誰的？

「人家自己的。」都覺得問題提得奇怪。

「狐子是誰打的？」有人追開根了。

「窮人打的，二少爺還能打？」

「皮是誰熟的？」

「皮匠熟的，二少爺還會熟？」

「誰縫的？」

「裁縫縫的。」

「皮袍子穿在誰身上？」

「二少爺身上。」

「可是人家是出了錢的！」有人提出了反問。

「錢是那裏來的？」

「還不是高租重利剝削咱的。」

這樣追根究底之後，羣衆好比撥雲見天一樣，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狐皮袍子是咱的。」

「二少爺的院子是誰的？」又有人提出另一問題。可是純樸的農民在一個問題想通後，在另一問題上，思路又迂迴轉來了，答覆仍是：「人家自己的。」

「磚是誰燒的？牆是誰砌的？門窗是誰油漆的？……」這一連串問題提出後，當場燒過磚的人說「咱燒的」，砌過牆的人說「咱砌的」，油漆過門窗的人說「咱油的」。這樣又將是「人家的」的意見推翻了，而一致叫出：「二少爺的院也是咱的。」

「二少爺的老婆是誰的？」

這一下哄堂大笑了：「不是人家的是你的？」大家顯然不同意這種提法。

事實勝於雄辯，又有人舉出了事實，他舉出二少爺的老婆是用多少錢買的，這些錢是從誰身上剝削的，他舉出二少爺娶老婆時是誰給他抬回的，是誰天天伺候他……這樣不僅證明沒有咱們農民，二少爺的老婆是討不來的，而且證明沒有咱們農民，二少爺的孩子也是養不大的。

這樣，羣衆的思路經過一再的曲折，一再的迂迴，終於逐漸開

朗了，大家作出了「誰靠誰活」的結論：「地主離了咱，連尿也喝不上，咱只要有八路軍，誰都能活下去。」

然而新的問題又來了，羣衆思路的進展，又遇到了新的關口，有人這樣提出了問題：「人家放賬也是爲了咱，年時咱娃病了，手頭沒錢，乾着急，後來借了人家的錢，才請醫買藥，將娃病治好，咱也不能昧良心！」

提到「良心」，說的人義形於色，聽的人也覺着滿有理由。

「你有地沒有？」有人站起來反問，好像要和他敍家常似的。

「你不知道我有幾畝？」

「可不是！你沒地人家會放錢給你？你不記得×寡婦，娃病的快死，找二少爺揭錢，人家說他沒地，貴賤不放，寡婦又找到二少爺太太，好話說了一大堆，還是不行。不幾天，寡婦的娃就病死了，他有良心，爲什麼竟連一個寡婦的兒子都不救？」

這樣的事實，大家親眼目擊的太多了，一經觸動，又各人爭先說出各人的見聞，這一思路上凝固的堤防，又被衝破了，大家一致認識到什麼是地主的「良心」。

這些思想問題打通後，大家不僅認識到目前還沒翻身，而且感到要求翻身是理直氣壯，向違法地主進行鬥爭，是合天理、憑良心、順人情的，是天經地義。

但理與法是分不開的，於是領導同志又誘導大家討論法令問題。

由於過去某些同志死扣法令字眼，法令究竟是羣衆鬥爭的依托，還是羣衆鬥爭的束縛？在許多人腦筋中還是一個謎。拿羣衆自己的話來說，法令究竟是「金箍棒」，還是「緊箍咒」呢？於是爭論又展開了，天水嶺農會主席說的好：「法令是活的，理是直的，官是咱作的。」這一下打中了大家的心坎，紛紛提出補充意見。最後全

場一致認爲：「二五減租、分半減息」，這就是咱的金箍棒。掌握了這個法寶，便可以降妖伏怪，大鬧天空。反轉過來對地主說，「二五減租，分半減息」就是緊箍咒，他不實行，就不行，就是違犯政府法令。有人又說：「地主口口聲聲講寬大政策，可是減租減息也是政策，政府應該先保證窮人不受壓迫，再講寬大政策。」

法令問題解決後，領導同志爲了使大家不致輕視減租減息的困難，最後提出：「反奸霸容易，還是減租減息容易？」誰知思想打通以後的群眾，比幹部還清楚，比喻也打得更恰當：「惡霸好比身上的虱子，明擺在那裏，地主好比「八角虱」，鑽到肉裏吸人血，可是看不見。」

至此，積極份子大會便在愉快與興奮的空氣中結束了。

毛根回到天水嶺到處宣傳，「再清債，重翻身」的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村，連從來不哼氣的郭葛連、趙清泰等也動起來了。

第二天開債戶會，領導同志提出要動員一些不哼氣的人來參加，可是村幹部不同意，說：「落後份子有什麼用？」最後，雖勉強答應召集，可是還說：「看你對他們有什麼辦法。」

會議上，根據積極份子會議的精神，結合本村情況，提出「沒有土地不算翻身」等問題讓大家討論，經過爭辯，過去不哼氣的郭葛連，總結了大多數人的意見說：「以前反奸霸只是在門窗上摸了摸，根本還沒有進門，翻甚身？」新的積極份子——翻身英雄，逐漸露出頭角，他一針見血的提出了羣衆心頭上的重担：

「清算同泰會債務！」

性急的村幹部就要打鑼開會，並很自信的說：「一打鑼保險都來了」。區上陳華同志說：「不哼氣的人既然不少，要聯絡聯絡，防備會開不好。」經過一再商討，才同意陳華同志的意見下去「圪聯」：鄰居找鄰居，親人找親人，苦人找苦人。當郭葛連找到小根